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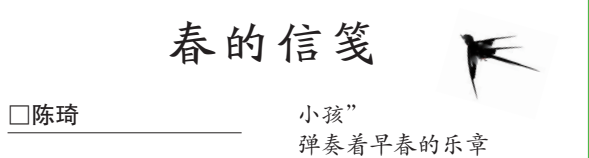


□李志涛

一路欢腾
她的笑容
点亮了盐湖的朦胧
让我们深深沉醉于
这美的相拥

盐湖岸畔
游人如织似繁星
眼眸中映着
这自然的馈赠
盐湖
历史镌刻的自然风光
是国家怀中
珍贵的宝藏

远方的客人
为这美奔赴不停
运城
因盐湖披上璀璨的披风
在岁月长河
闪耀独特的光明
未来的故事
写满美的憧憬



□陈琦

小孩”
弹奏着早春的乐章

垂柳对我说
“我裹着一身嫩黄”
轻歌曼舞着春的序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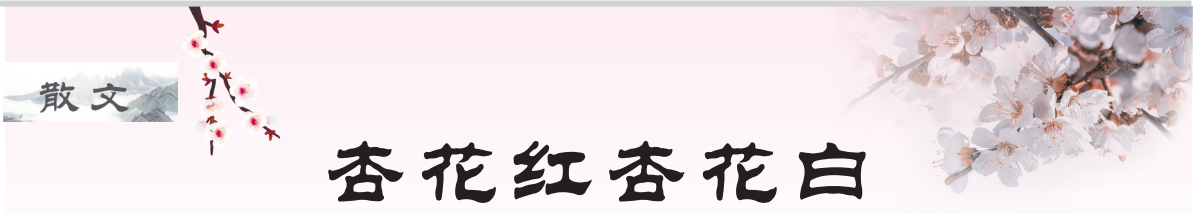
杏花对我说
“我粉的像霞,白的像
雪,红的像火”
向世界展示春的热烈

细雨对我说
“我淅淅沥沥,滴答滴
答”
雨里编织着生机

春天就这样走来
她挥毫泼墨
写满诗意的书卷

□赵安发

撑天大树荫遮楼。
河东宝地风光美，
舜禹家乡气象牛。
百载拼搏成正果，
祥和苑里享清幽。



□胡春良

三月,所有的美好如期如约,就像奶奶温暖的微笑,亲切、纯朴、绵长……

与三月一同来的,是迎春花,是山桃花,是杏花,这是一队队的春!也许是对杏花的偏爱,我觉得她不仅是三月一样美好的信使,还带着明显的家园意象和情感。

杏花花期早,花色艳而淳,花香淡而雅,你用什么形容词赞誉她都不为过!

杏花是同三月一起来的,她是三月的粉纱巾,让春的讯息充盈天地间。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,我们的家园是有个性的,我们的生活是有表情的。一些朴素的意象,却是家园最强烈的符号,比如几只鸡,或者一只狗,就让人知道这是家园;比如古朴的老屋子,土墙前有一株杏树或桃树,这就是令人心头一热的家园。

喜欢三月,一样喜欢杏花。杏花最爱三月,也最懂三月。刚进入三月,天地之间还很荒凉,也有些冷,但是杏花就按捺不住了,她涨红了脸,鼓胀着花蕾,那一丝娇艳,那一抹云锦,已在酝酿着炸裂的激情。乍开的粉红,在枝头,在蓝天下,在三月的阳光中,同风一样抒情,成为娇美的存在。三月在微笑,辛勤的蜜蜂在奔忙,不多的蝴蝶也是轻舞翩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粉红的花瓣很快变成白色,在房前屋后,在阡陌道旁,在田间地头,让三月的早春楚楚可爱,纯净妩媚。有了杏花这个信使,有了杏花对三月的呼应,当杏花落英,春天就像打开了闸门,十里春风,树树繁花,山河锦绣,春水奔流!



□南崇俊

绿达成了相约的默契。小伙伴们身手敏捷地爬上树,伸手拉住榆钱树枝,一把攥住一串,只听“哧溜、哧溜”就把一串榆钱捋了下来,一串接着一串,急急地填进嘴里,让齿颊间淌满一丝馨香、一丝甜美。嫩绿晶莹的榆钱在枝条上颤动,小伙伴们捋一把放飞在风里,比谁的榆钱飘得远,比谁的榆钱飞得高,榆树上成了孩子们采收美味与开心的乐园。再一看,满地已成榆钱雨,青青的小榆钱躺在大地的怀抱,笑声在榆钱的舞蹈中飞扬,少年时光的快乐回荡在春天的风景里。

榆钱在母亲的巧手中,变成了我们全家饭桌上的一道美食。最爱吃母亲做的“榆钱菇蕾”。先将榆钱择洗干净,晾干水分,撒上盐,拌上一些面粉,放在蒸馒头的笊子上,上锅蒸个十几分钟就熟了。出锅后,放在盆里拌上蒜汁,滴上几滴香油,那香味满屋都是,菜没入口,味已进了脾胃。一家人围着桌边吃着香喷喷的“榆钱菇蕾”,比

大,结出许许多多杏子。正是我的极力反对和保护,小杏树得以保留。大约三四年的光景,杏树长得像模像样了,但爷爷并不看好它,认为自生的没有嫁接的杏树结下的杏好吃,或者很少能结下杏。第一次开花,只在偏枝上看到稀拉拉几朵,在我的守护下居然坐果三四个。我小姨家的孩子,当时也只有几岁,他来我家也看到了杏子,非要吃,我偏不让吃……

后来,那杏树的确争气,品质也特别好,成为小村最特别的存在。许多人会折下树枝嫁接,小村同品种的杏树越来越多。杏子成熟时,爷爷奶奶总会摘下许多送给乡亲,对小孩们也很大方。只是树长在石头堰边,那地堰有3米来高,爷爷怕小孩从树上掉下去,把靠近堰边的树枝全砍了。

很庆幸,我的杏花情结在许多年后得到了延续。单位的园子里种了许多杏树,办公楼外的草坪里也种了不少,站在窗前就可以看到。每每花蕾初绽,我总会在饭后的空闲时间仔细观察,欣赏枝头的春色,把三月和花蕾一同摄入镜头;花开了,那一簇簇一枝枝,如蝶似雪,我更是痴醉,忘记了时间,忘记了自己的存在。那花枝是不是从童年的大山里伸过来,那小蜜蜂小蝴蝶是不是从童年飞来的,我想轻轻哼一首歌,我想傻傻地对着枝头笑。对三月所有的感动,对春天所有的热爱,都在天地间的那份暖意融融,和风流淌……

经过冬的酷寒与煎熬,杏花在等待,在坚守,相约三月。杏花如此,人生何曾不是?

三月春归,杏花红杏花白,家国山河,云天辽阔……



过年吃肉还香呢。每年思盼着榆钱挂满树枝,其实是盼着那顿美味的“榆钱菇蕾”。

当然,榆钱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,当四月一过,树上的榆钱就开始干黄了,变成了榆树的种子。风一吹,它们就像雪片一样从榆树上飘落下来,散落得到处都是。榆钱似乎有着超凡的生命力,无论命运把它们抛到哪里,只要一挨到土壤,就会生根发芽,成长起来。

记得20世纪70年代,我家盖新房时,用的都是榆木椽。父亲说,榆树虽然木质粗糙,又沉又硬,但宁弯不折。

我喜欢榆树,虽然没有松柏的伟岸挺拔,但它不失刚毅和苍劲;虽然没有杨柳的婀娜与妩媚,但极具繁茂与旺盛,敢向严寒和酷暑挑战。

如今,那满树飘香的榆钱对我来说已不是风景和美味,而是一种深深的怀念。怀念那喧闹的村庄,怀念那温馨的母爱,怀念那远逝的童年!